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三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洙曰忠臣嘉賓豈
爲幣帛之厚琴瑟之樂邪曰人主願治之誠求教
之篤自茲將之耳故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
可虛拘夫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周
行云何曰統馭臣民之大道也德音云何曰其威
儀動靜之間乎何以曰音曰苟求之嘉賓威儀動靜
之間則渾身皆言矣與以鹿鳴者何曰程子曰食

草相呼也實以幣帛者何曰毛萇曰食之有幣酬幣也享之有幣侑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玃曰詩不見有功也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為邪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毛鄭私恩公義之說如何曰此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為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雖且集而已為父母也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何言乎禮樂曰其當遣之之時乎毛公言人臣出使能延君之美譽於四方不辱君命猶皇華也諏謀度詢皆靡及之意乎曰然奚其異曰叔孫豹曰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何以曰此詩廢則忠信缺乎曰諏謀度詢非忠信者不能也此詩與四牡何以後康鳴乎曰康鳴坐而論道之臣也四牡皇華起而作事之臣也內外之序也皇皇有不及之意濡絲沃均有事難禮親之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弘學曰

周公誅管蔡又何以爲此詩乎曰常棣之詩家人之情也管蔡之誅有國者之法也蓋管蔡黨於武庚謀危社稷曾是常棣之不若也故一章舉言之也二章至四章以變言六章至八章以常言五章則承上起下而言也與以常棣者何曰其以群尊外見之盛上下相成之切如兄弟之並立乎以爲燕兄弟之樂歌者何曰自召穆公思周德不類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此詩序以爲然矣毛萇以爲周公弔二叔之不淑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恐非也然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惟以齒德序尊長比如舅父而其儕輩如兄弟也二章三章專言飲食之盛何曰誠敬也夫鳥鳴遷喬旣以興勝已之友矣期其德可以格神明而獲和平如之何而不盡誠敬乎友聲云何曰入于幽谷者非已之友聲矣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終猶常也非神之和平乎曰非也天下豈

有不和平之神於於父舅言豨牲八簋灑掃於兄
弟言涿酤鼓舞云何曰此雖互言然亦隨尊卑立
文有嚴恭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衢曰獲福之言不亦繁雜乎曰一章言多
二章言長三章言多則如山阜岡陵長則如川之方
至也四章言先祖錫福也言天之保定有驗于先祖
錫福也蓋萬壽無疆斯能享多且長之福耳五章
六章則言福之實也故日月言照民之不已南山
言安民之不已松柏言庇民之不已也然非君先

能以德及民則固無以格天與祖獲其壽而享其
福也是德者壽之本壽者諸福之源也於此可見
民爲神天之本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何言
乎以天子之命曰夫采薇忠而貞文而武其文王
以服事殷之實乎故一章至三章言其勞王事不顧
身家也四章示以勝敵五章示以有備皆勸以義
也六章言歸途之苦耳此先王之所以達人情也

出車勞還率也亦以天子之命勞之耳曰一章言出師之故二章言憂懼三章言威武不惧則事不成不武則敵不懾故四章言自朔方伐獫狁也五章言自獫狁伐西戎也則固晚秋十月之後矣六章言歸蓋來年之春也毛公云遣師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返而勞之則異者殊尊卑也杖杜勞還役也柰何曰私不先乎忠情不掩乎孝是杖杜也蓋皆卽家人之情言之耳一章二章以時物之變而望之也三章言車馬之敝以其事則可矣四章言卜筮之吉以其數則可矣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繼祖曰何言乎告於神明曰神明且可告而况於賓客朋友乎此可以見治人而後可以事神也曰燕禮及鄉飲酒皆言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又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魚麗當在華黍之後由庚之前也序于杖杜之後南陔之前者何曰鄉飲之禮但取通用之樂非有次第也不然則出車

八說序卷之三
杖杜南陔之前奚不歌乎何以知爲文武時之詩乎曰儀禮周公所作而因賦是詩焉耳故小大譜曰小雅大雅居風竒時詩也旨多有奚異乎曰旨卽嘉也其麴孽之精鹽梅之均珍羞之善者乎多對少之辭有則無不備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忘其辭旣忘其辭何以有其義乎鄭玄曰此三篇者武王之時周公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子夏序詩扁義合編故詩雖忘而義猶在也毛氏訓詩各引一冠其篇首故

不能守其社稷其罪重矣又何謗乎且紂天子而未亡也當時之人皆謂之獨夫受而况於忽乎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夫之正已也何也曰突忽之際鄭人之苦甚矣言子惠思我則當褰裳涉溱洧以正我也不然豈無他士哉又言所以致有今日者皆突忽狂童之故也故毛公亦曰狂童恣行者突忽爭國更出更入也厥後鄭子太叔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游吉拜焉宣子曰善我子之言是也不有始事其能終乎自是之後晉能庇鄭二十餘年不

八諫厚卷之三
受楚師其視齊不救忽之時則異矣

手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故婦人言彼丈夫者雖其資質丰昌俟我巷堂
之地而我適有他心不送既已悔之矣然我衣裳
皆錦而又以褻襲之不羨爾之丰昌也其親駕予
與歸無徒依之巷堂乎然則以為刺亂者何曰如
其有政豈云是乎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何也
曰言相奔於阪上之茹蘆栗間之家室時之無政
甚矣鄭玄曰女奔男之辭

曰亦是意也但曰以示慈惠則近伯矣譽處云何
曰以天子而與如是賢諸侯以燕則非狎私昵而
寵嬖侍豈不有譽處我不爽之德云何曰即宜兄
弟之義也蓋雖倖革和鸞之間亦發見也潛似處
壤泥濃皆各似其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姜瀾曰同姓異姓皆在乎曰然
故一章言必醉也二章言其所也三章四章言雖
醉不亂也故毛公曰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
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杞棘桐椅奚與
乎曰杞棘堅心興令德之在內桐椅美標而其實

離離興令儀之在外也故魯侯賦此以宴衛甯俞
俞不辭亦不答以爲肄業及之云云者是其智足
以知自處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洙曰有序乎曰藏而載載
而橐藏之益密矣貺而喜喜而好交之斯真矣享
而右右而疇予之斯禮矣衛甯武子晉范宣子皆
嘗聘于魯魯侯賦此以享武子武子不答季孫子
賦此以美宣子享子曰城濮之後我先君文公獻功
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者何曰武子不忘其上宣

子不辱其先皆可與彤弓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編曰燕享之詩非歟曰此或其用之耳故毛
公曰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
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也其興云何曰阿中言育
我者盛故興有儀之在外泚中言育我者深故興
我心之在內陵中道之及我者多矣如錫百朋也
揚舟材之濟險者美矣故我心則休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

論序卷之三
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
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
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
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
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華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
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繼祖曰何以有是說也曰此其

在厲王之時乎故宣王中興則六月而征伐如是
其亟也故一章二章言六月出師之故也三章言
行師之本在嚴敬四章言行師之法有節制也五
章言吉甫兼文武之材六章言吉甫備孝友之德
也宣王用如是之人中興而復小雅之舊宜矣
采芑宣王南征者何曰一章言方叔軍容之盛也二
章言方叔德容之雅也三章言當戰之節制四章
言未戰之先聲也蓋非壯猷以處已則不能用人
以有節制也采芑飛隼之興何如曰地力壯盛可
植美采猶兵甲強而能成功也急疾之鳥戾天而

又知止猶兵雖強而用之有節也服其命服云何
曰命服既定于平日則戎服亦可因數以制之也
曹氏解命服爲吳起不帶劍杜預不跨馬孔明不
戎服及羊祜之輕裘亦通鉦人伐鼓者云何曰用
鉦以戒貪殺似仁用鼓以警衰惰似義兵以金退
而曰振旅闐闐者何曰闐闐歇鼓聲也蒞止率止
云何曰蒞止自上統下言也率則倡而行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劉銑曰此詩後六月采芑者何曰

惟有車攻吉日之詩斯有南征北伐之功也君子
大成云何曰君子以德言猶所謂恭肅節制儀刑
百辟而不從一己之欲足以合人心於既散也大
成以業言猶所謂振武纘戎戡定四方而不爲一
日之計足以復境土于既廢也

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
衢曰慎微之謂何曰以其將田而卜日祭伯以差
馬乎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其三章四章之
意歟大韋添沮則言田所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輯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也輔曰雖則劬勞云何曰自流離而言也魯文公平晉鄭鄭伯宴魯公子棗鄭公子歸生賦鴻鴈李孫行父曰寡君未免於此者何曰魯鄭之弱比于流民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夫既美矣又奚箴曰毛公曰美其能勤于政箴其不正鷄人之官而問夜早晚也程子曰既云夜未央又云未艾向晨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將急也夫是詩也其當姜氏脫珥之時乎

馮水規宣王也者何曰邦人諸友言諸侯兄弟言同

姓臣也我友敬矣卽是人也讒言其興其言興於讒者不能自免乎

鶴鳴誨宣王也章詔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豈無別乎曰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穉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爲錯猶渾淪以利噐言

之後章乃言攻王夫人之德成如玉馬則聲聞于
天與野者下可以悅百姓上可以得天心矣
祈父刺宣王也朱傳以爲未必爲宣王之詩者何曰
朱子嘗言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甫侯韓侯
或爲將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伐玁狁或征
蠻荆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
徒諫旣不待則小人乘間用事故祈父之詩司馬
非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不留故次以白駒由是
考之東萊呂氏引太子晉諫靈之詞則爲刺宣王
審矣蓋言責司馬則王可知矣止居底止云何曰

靡止居言不得安也無底止言無時已也是以有
毋尸獲耳夫軍士以瓜牙自言以不聰明言祈父
則腹心不寧可知矣八故曰刺宣王也齊園魯鄭叔
孫賦此于晉以乞師荀偃卽欲同恤社稷而不使
轉之于恤者蓋猶以祈父爲戒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劉銑曰詩亦有序乎曰一章欲
求一朝以逍遙二章又欲求一夕以爲嘉賓增重
我也三章欲爲公侯以用之也四章言賢者方東
生芻往空谷以自秣其馬其人如玉高潔視公侯
如糞土耳言語且不可得聞而况可使以公侯浼

之以留朝夕耶然則宣王不用其言又可知矣程
子以爲爾公爾侯勉在位者公卿亦通

黃鳥刺宣王也輔曰比者何曰通言黃鳥也然邦族
者疎也諸父諸兄則漸親矣夫使民適異國而又
思故鄉其何所托身乎

我行其野刺宣王者何曰蓋又甚於黃鳥矣言雖婚
姻之成亦以利爲重而改舊背親焉此邦之路人
又何足言哉

斯于宣王考室也廷璽曰傳以爲未必宣王者何曰
舊說厲王流於彘宮室圯壞宣王更作者其亦有

所見乎然于斯于可以觀孝第也故一章言室美
當與兄弟相處也二章言嗣續妣祖以居處笑語
也夫兄弟翁父母順斯可以攸芋攸躋攸寧矣攸
芋舉言之也攸躋言堂也攸寧言室也六章以至
九章則言其後嗣耳然其本在于孝第此斯于之
意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琬曰何題曰無羊曰無羊者言有
羊也有羊則有牛矣故一章言牛羊之盛也二章
言其故也言牧人負餼以飼牛羊使牛羊眠食以
時也三章言畜牧相習故牧有芻蕘雉兔之餘力

也四章言牧事之祥也何以豐年人衆之祥歸之
牧人曰宣王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牧人欲爲
魚旒之夢牛羊欲遂寢訛之樂不可得矣故于無
羊知宣王太平之盛也故卽無羊之事可以見豐
年室家溱溱矣衆魚旒旒者何曰此夢之變也因
小而知大也衆則爲魚旒則爲旒也以考室考牧
後黃鳥者何其亦惜宣王有此室家基業而自怠
政棄賢將啓節南山之緒乎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求車於桓公之世而序
云然者何曰此詩言尹氏已爲太師年當老矣而

春秋于桓公之世又書尹氏卒以是知古者詩氏
不詳名字也且如家父作詩在幽王之末年平王
之初距求車之時亦不過十數年耳故一章言尹
氏失民所瞻人不敢言也二章言尹氏不平我雖
不敢言民言已不嘉矣三章言任大責重不宜久行不
平之政以空我師也四章言所以不平者委政姻
婭也五章言由是天降鞠誥也尹氏而如屈以躬
親政事如夷以不用姻婭庶幾其可以闕民之亂
而遠其惡怒乎望之也六章言友式月斯生卒勞
百姓也是以七章使我雖有項領四牡無所騁也

八章言情之不常九章言其性之已定蓋不平之本也十章則又言其大本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弘學曰不亦已怨乎曰隱而切直而不但明于天人之際其正月乎故一章至四章言訛言可憂大致喪亂雖天亦可勝也五章至七章言訛言有據以興禍亂如天有心以敵我也八章至十章言致亂之由內用褒姒而外棄賢輔也十一章言若是其亂亡亦如魚之在沼無所逃也彼訛言小人方旨酒嘉穀有屋有穀以自樂者何也故十二三章又云爾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士華曰何以知為幽王曰以所嬖之人知之是故一章二章言日食也三章言震電山川之不寧雖天地皆不位也四章至七章言致災變之由也外用小人而內惑豔妾也即皇父之貪讒則番與家伯仲允聚子蹶耦之惡可知矣內外之人如此天災宜乎是以亦孔之痍而獨居憂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正也繼祖曰集傳此序與詩絕異元城劉氏嘗讀韓詩序作雨無極其詩文比毛詩多雨

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何曰此或然也是詩也
臨難而不遁遭變而思正其社稷之心同姓之臣
乎故一章言天變也二章言人離也是豈可徒咎
王哉故三章言群臣之當慎行也四章言群臣之
當進言也五章則言巧言得寵雖慎行忠言祇惟
躬之瘁耳若是則不可仕矣仕而從君又爲朋友
之所怨也彼不仕而去託爲未有室家者何其自
便之甚使我獨罹此進退惟谷之苦邪疑此爲東
遷後詩者如何曰東遷後詩不入雅然此言周宗
旣滅者甚辭也猶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云爾

彼正月者又豈東遷後詩乎匪舌是出者云何言
忠言自中心而發匪事口舌如不能言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四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穀曰毛公曰所刺列于十月之
 交兩無正之後為小故曰小旻者何曰然因大雅
 言召旻此在小雅故別言耳小宛小弁小明皆是
 說也故小旻一章二章言違善謀而不用也三章
 四章言不善之謀亂多而且卑淺也五章言雖善
 謀不能自存况用之邪是以有六章之懼禍耳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玄以為刺厲王同上四詩者
 非歟曰詳周宗既滅之類知其為刺幽王也集傳



以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非刺王者何曰兄弟相
戒以免禍非刺王乎故一章欲紹先業也二章欲
保天命也三章欲脩身以誨民也四章欲爲善之
速也速于脩身以誨民先業可紹天命可保矣五
章言時亂反常故六章言懼禍也二人謂之文武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弘學曰孟子之說是
詩如何曰是詩于父子之情曲盡之矣過大而然
固其宜也故一章二章即鸞斯周道戀父母而憂
也三章言不爲父母所顧雖桑梓不守也四章言
不爲所容雖蝸筮不如也五章不容至于無所措

身曾鹿奔雉離之不共心也若是不如死矣六章則
又言曾死人之不若也其究皆由七章之信讒八
章之來讒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奈何曰其
亦蘇公之徒乎故首言無罪而遭亂二章三章
言亂由信讒也四章言讒人之情可得五章言讒
人之顏可耻六章則言讒人無小而不大也居河
之麋者何曰近幸之地浸潤之所也既微且虺者
何曰白傷人也居徒坐何者何曰詭媚之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

是詩而絕之。琬曰：何言之復乎？曰：一章二章言其爲讒以絕已也。三章四章言讒之祕且疾也。五章六章又冀其改之也。七章言其始之善申。一章二章也。八章言其終之惡。申二章四章也。王氏所謂處已忠而遇人恕者，其是乎？然則暴公其巧言之首哉！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何曰：以王信暴公之讒，亦所以刺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也。曰：毛公曰：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先人，寺人又傷其將至。巷伯故以名篇者，何曰：譖至是，無人之能容矣。故

一章言讒心之孔毒也。二章言讒謀之甚密也。三章四章欲其改也。曾氏曰：忠告之也。五章六章言既不改，欲天制其罪也。七章欲人察其言也。是巷伯之旨也。故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厲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是以小宛之詩，雖百姓亦懼其禍也。其本皆由讒言也。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矣。故自谷風以下，遂皆言其亂也。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繼祖曰：惡至是哉！曰：其幽王化之乎？故一章二章言變常也。三

章言其故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柰何曰一章至四章言父母鞠育之恩而已不材且貽辱也五章六章言王酷烈之偏蓋所以不得養其父母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商經曰何獨言東國曰周都西土諸侯多在東然舉東則四國可知矣夫尹氏側暴公讒寺人譖豔妾惑皇父之輩貪欲賦之平不可得已故一章言古者天子施予厚貢賦平賞罰直今則

不然是以憂也二章言貴者病也公子以葛屨履霜徒走周行也三章言賤者病也憚人曾獲薪之不若也四章言賦歛不均而小人得志也五章以下言訴之于天亦若助惡人甚怨之也毛公曰譚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大東小東大小言賦役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士華曰何言乎四月曰四月秋日冬日皆非春也故此三章皆言王政酷害凄烈之甚耳四章言賢者亦變為小人也 是以使我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思爲鶉鳶鱸鮪以逃之如六章七章云爾也八章作歌之故也蕨薇杞夷之興柰何曰山高而蕨薇之菜小隰下而杞棗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後使不均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盛德曰固如序說矣六章謂之何曰上三章似言王使之不均下三章似言臣使之不均蓋賢者勞勩歷艱于外皆此息偃棲遲飲酒風議者之所陰遣也

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守德曰以大車而興小

人可乎曰此或使小人將大車不持重慎行以起塵汚也是以思百憂而祇自底煩重耳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何也曰言已勞後遠出至歲暮而不敢歸者爲此處者反覆之中傷也四章五章則又忠告乎處者使以正直爲心無爲反覆罪罟譴怒以遭天譴也然亦然之深矣

鼓鍾刺幽王也士昂曰何言乎刺哉曰其亦傷今思古之作乎故毛公曰言幽王會諸侯淮水之上設其淫樂不與德比故賢者憂之思古也然則以雅以南以箏不僭者亦謂古乎曰然樂則是而人則

非之說如何曰幽王而能奏二雅二南豈有不動
心改惡者乎故每章四句以下皆思古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菜多荒飢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劉曰公卿有田祿
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者非歟曰公卿奉祭
豈有異姓旅酬之禮乎故一章言粢盛之潔而獲福
二章言犧牲之美而獲福今皆不然飢饉降喪矣
三章言主祭助祭之得人而上下貴賤內外賓主
皆得其人禮儀甚備也四章幾式之福以報一章
二章也萬億之福以報三章也五章六章則祭畢

燕同姓之事也今則不然故曰刺幽王也故毛公
曰田菜多荒焚祭不除也飢饉倉庾不盈也降喪人
不與助也獻酬交錯止言賓主乎曰賓主獻尸而
又相酬獻也後祿云何蓋以如幾如式時萬時億
爲前祿乎莫然具慶者何曰使非同好惡于平日
則有含怒飲酒者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編曰將非思成王乎曰蓋自
成王以後之賢王也故一章言曾孫能守地利二
章言能得天時三章四章言粢盛瓜菜之祭五章

言犧牲酒醴之祭六章明其祭爲烝也烝冬祭也
烝而獲福也今則不然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何以其傷今也
曰即一章見今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爲之無方勸
之無要也即二章言不能爲農感神也即三章見
不能爲農勞人也即四章見飢饉匱乏也然則詩
云曾孫其亦古之賢王乎

大田刺幽王也言稅寡不能自存焉故曰集傳謂農
夫之辭以答前篇者云何曰於編詩之序疑亦有
此大抵一章言古之民能勤農事以順上二章言

除田害既去稂莠又去螟螣也三章言公田之利
公田利者義於事上而仁於民待筮獨也四章言王
者爲民祀神以獲福所以祀取之也今皆不然矣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繼祖曰集傳以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
武事而諸侯美天子者如之何曰此固序之意也
然亦可以見當時諸侯皆叛幽王不能作六師內
以保家室外以保邦國矣夫戎兵興召諸侯而不
至此詩其漸乎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衢曰天子美諸侯之詩者何曰雖謂古天子用賢亦可也是故左右宜有皆賢者之材也乘四駱而我觀之有譽有慶可知其見用矣今皆不然故曰棄絕賢者功臣焉有以體言宜以用言沃若有章皆宜義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又焉何也曰曾有鶯其羽之不若也蓋桑扈不交往來則鶯羽不得而見君子不來朝宣樂則亦無以見受天之祐也鶯領而興之屏者何曰領者上以輔乎元首下以統乎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是詩也當是諸

侯傲上不朝亡而無以樂胥故云爾鄭享趙武而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傲福將焉往又曰段氏其後亡之次者乎其言猶謂詩為古乎故傳曰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千萬物有道自奉養有即焉洙曰傳謂諸侯答桑扈者如何曰大抵諸侯願天子之辭鴛鴦乘馬之興柰何曰鴛鴦匹馬乘馬匹獸然鴛鴦起則于飛宿則戢翼是自處有道也君子能不自用而求賢以匹圖為萬年之計則福祿之所宜也于飛則免畢羅之禍乘馬不在廐

則穉秣不可得君子不萬年則福祿不艾綏矣故
在廡者自處有節也萬年之意亦若是乎野牧則
無節也

頰弁諸父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心將亡也何也曰鄭氏謂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言皆至親刺其不肯相樂也故諸父言未得
見王懼其將亡無所依怙者而憂也若見王而諍
之則庶幾悅懌矣不然死喪無日如雨雪之有霰
也夫見且不可而况親之乎以爲宴弟兄親戚之
詩者如何曰方宴而言死喪無日恐於宴不宜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世輔
曰詩何以言雖無好友旨酒嘉穀也曰此皆指幽
王而言故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言褒姒教訓
者皆非德而欲新昏者教之以德與之燕喜歌舞
以寫慰我也高山景行之興柰何曰高山景行且
可仰行興有德之新昏非駢駢之四牡如琴之六
轡不可以迎之也孫毓解以慰我心曰慰然也則
亦過求之矣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穀曰三章奚序乎曰三章戒信

讒也二章言讒之害大也三章言讒之起微也起于微而成于大也外亂四國而內構二人也讒也豈可信乎二人者何曰君臣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褻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疏曰集註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既皆天子大射之禮而烝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禮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即當列之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也故慎而有則樂而有度忠敬禮恭其惟賓之初筵乎故一章言古

者因射而飲酒以觀德也二章言古者因祭而飲酒以奏能與時也今皆不然矣是以三章四章言威儀之失五章言言語之失也故曰刺幽王也獻爾發功者何曰猶言射夫各貢其發矢之功能也有的即其實耳箛舞笙鼓以下云何曰自此至有壬有林言樂與禮之盛故神錫以純嘏也子孫其湛以下則又言禮樂之實耳故於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曰子孫見其和之至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曰賓手見其敬之至也守德曰既醉而出至惟有令儀言不復乎上四句原過飲之害下二句著節

飲之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何以言思古之武王也曰言斯鎬也武王之所初有至於不那其居將失之也故鄭康成曰天下太平武王處於鎬京樂與群臣飲酒今王惑于褒姒而亦飲酒于鎬京民不得其所危亡將至故以刺焉頌首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莘尾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依蒲之興何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

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盜賊不興四夷不侵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士華曰車馬衣裳未來朝之前已錫之何曰諸侯之錫至于衮冕極矣若已錫也福祿之申又將何哉故一章言古之天子能錫諸侯也二章至四章言諸侯之賢宜錫福也五章言古之天子非濫賞也乃度德而賞也今諸侯優哉游哉彼交匪紆殿天子之

邦者矣矣其何錫之有故曰刺幽王也檻泉采芹
柞葉之興者何曰筐莛以盛菽猶車以載君子采
芹則知正泉之美見旂則知君子之德也柞枝則
葉蓬蓬興左右率從楊舟言有材意天子所予者
何曰言中心喜之也故命之申之爾平平左右者
何曰言左右之材也故亦是率從皆殿天子之邦
之徒也此萬物所以攸同如柞葉蓬蓬也

角弓兄弟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而作也商經曰讒佞云何曰其幽王之惑褒姒乎
故吾於角弓知妻子合而後兄弟翁也故一章言當

親兄弟而不遠也二章至五章言民化其上下不
親兄弟而相爭一方不顧已之後也六章至七章
又歸于王之好讒佞以增益之也故曰如塗塗附
式居婁驕如蠻如髦也晉韓起聘魯賦角弓季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蓋亦兄
弟相親之意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雪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事也弘學曰幽王固不足道而當時諸侯何至
此哉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孔子亦曰不可則止
上帝甚蹈蹈作神者何曰毛公曰蹈動也蓋其威

雷之變如足蹈然也居以凶矜者何曰毛公謂處我于凶危之地謂四裔也亦與集註凶禍可憐之意同故一章二章猶欲靖王室也三章則言不可靖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是詩言民德者何曰見在上者之化也故一章言士之德也二章言女之德也三章言士女之貴也四章言士女之威儀之餘也五章言其出于自然也綢直如髮者何曰鄭氏曰言其性情密緻操行

正直如髮本末無隆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采綠怨曠也懷仁曰五日六日何至怨曠乎曰毛萇曰怨曠者君子行後過時也鄭箋曰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然是詩也不以憂急欲從君子于狩而觀其所釣可謂非禮矣故曰刺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何以刺幽王曰卿士廢職幽王之所用也我任我輦以至蓋云歸處皆勞詞乎曰勞不止言語雖犒賞亦在焉召伯成之

云何曰恤其飢寒知其疾苦均其勞勩然後征師
烈烈而威武也不然則有罷敝而不勝後者矣魯
既平邾季武子如晉班師范宣子爲賦此詩武子
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膏膏之
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若宣子以召伯自比矣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劉銑曰是詩亦可謂民苦小人之害矣曰
然故一章二章言得見君子以爲樂也三章言所
以樂者君子德音孔膠也是以四章中心歲之也

鄭享趙武子產賦此詩趙孟曰請受其卒章其知
交相規誨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作是詩也懷仁曰何以知其國化也
曰此亂之流也故一章至五章比背嫡也六章至
八章比寵妾也刺幽后柰何曰雖則幽王究其本
亦幽后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也比至終章乎曰止于我勞如何其下

則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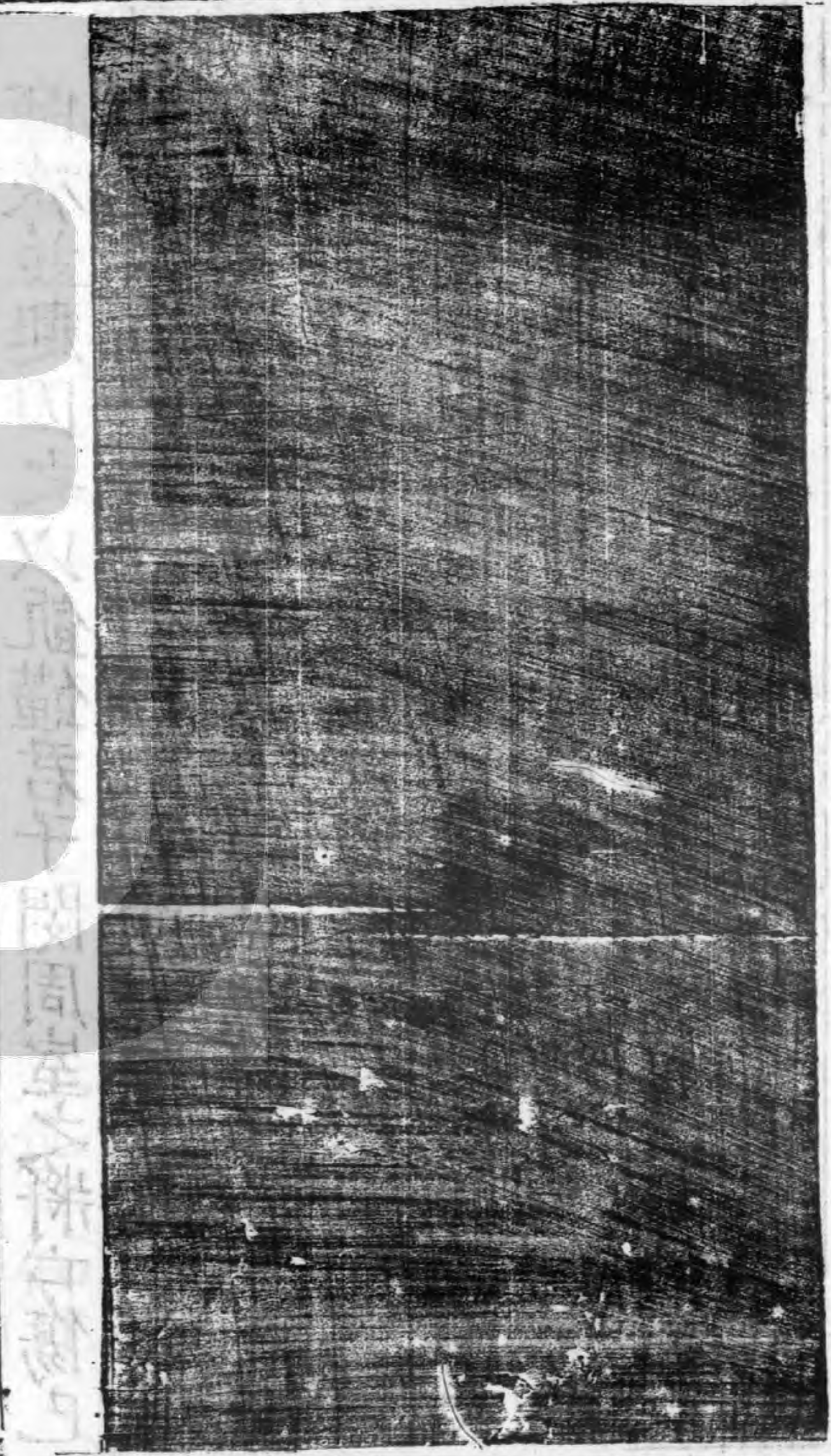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衢曰
君子以酒嘗獻酢酬而舉瓠葉兔首者何曰雖常
蔬野殺而誠意不廢其斯以爲古之人乎今則不
然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帥東征後又病於外故作是詩者何曰一章二
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可知其人
事矣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者何曰附物而生之茗且如此其
何以爲生而不傷乎且羊羶首而無所於牧魚在
罾而三星水陸皆竭產矣雖茗黃之不若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者何曰豈
惟視如禽獸哉一章二章言曾衰草之不如也三
章四章言曾惡獸之不如也嗚呼可以見其時之
難矣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四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五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琬曰毛傳曰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文王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鄭玄曰在帝左右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從而行之也今註皆不用者然歟曰在上之訓則可陟降在帝左右其文王與天同行乎是以德昭于天而受天命也故德者命之本也敬者德之本也故二章言文王以德膺命而行與天通也二章三章言天命文王及其子孫臣庶也四章五章言文王之德商燕其子

孫臣庶也若是則周之子孫當念祖修德以監商也當監商祈天以法文王也是文王之旨歟若以爲文王既歿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者是後世神怪之說也且使文王有私矣晉悼公享魯叔孫豹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乃與序不同者何曰其或兩君相見歌此以相勉故穆叔云爾也

八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編曰何言乎復命也曰言文王有明德則知武王亦云然天復命

武王則知已命文王矣故毛公曰三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曰大明也故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適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楚子圍享趙孟而賦其首章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故曰王弱令尹強雖可不終時趙孟以小宛二章荅之圍猶不悟後圍弑君而卒被殺夫無明明之德而欲與赫赫之命亦已難矣然則詩亦不易知也

綿王業之興本由大王也衢曰毛以爲興朱以爲比
如之何曰自民之初生至未有家室猶阼也自來
朝走馬至予曰有禦侮猶瓜也與其得體乎不然
則阼興大王也瓜興文王也亦通若以爲比則其
下爲重出矣故一章至八章言自大王自豳遷岐
始有家室宗廟門社遂服昆夷乃岐周所以興也
故至文王之時外服諸侯而內備群臣遂受天命
如九章云爾也魯昭公享晉韓起季武子賦其卒
章以比晉君之有宣子其亦謂是歟宮室以宗廟
爲先而乃先築室於茲者何言斯地也可築室以

居耳至六章揀之陬陬以下始築宮室也八章獨
言臯門應門冢土者何曰宗廟朝廷社稷大者耳
故特言之其諸宮室不詳也不言朝廷者何曰言
門則有朝廷可知

棧樸文王能官人者何曰言能得賢以成功也故一
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
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夫髦士
奉祭則神之幽無不格矣六師及邁則人之惡無
不除矣然其本皆由文王作之也文王身有其德
而能鼓舞變化以作之耳故四章云爾也曰壽考

者其亦古之人無斁之意乎夫無兢惟人四方其
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則所作
之人耳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千祿焉衢曰註以爲詠歌又王之德
者何曰若序所言則當文王之世矣故一章二章
舉言文王獲福也三章言所以獲福也所以獲福
者以豈第之德能作乎人耳是以享祀則介福景
而爲神所勞足見求福之不回矣故四章五章六
章云爾也然早麓玉瓚乃不回之體作人乃不回

之用真如條枚之直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劉銑曰所以聖者謂大任然矣
文王方刑於寡妻而曰太姒徽音何曰太姒一嗣
其徽音則百斯男則大任之母乎文王者可知矣
故曰文王之所聖也故惠於宗公以下言文王能
格神也刑於寡妻以下言文王能化人也明不能
化人幽不能格神也化人之初雖雖在宮耳格神
之始肅肅在廟耳是皆不顯之處亦若有臨而亦
無厭射以保之也夫如是故戎疾雖不殄而烈假
自不缺且文王雖不諫不聞而亦式入况敵國外

患之在前乎是皆無勉於內行與地安無待于外
性與天合也是以譽髦斯士成人有德小子亦有
造矣皆太任之賜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
王然則太王之遷岐王季之友兄其德不及文王
乎曰至文王而益大也上帝耆之憎之式廓者何
曰上帝好大王之德但惡邠地式廓之不美乃眷
岐周與宅爾中夷在路者何曰承上作屏脩平啓
辟攘剔而言言帝遷大王之明德而道路通平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何言王季之德足傳文王

其初受太伯之讓者至是果無愧恨矣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者何曰言文王既伐密遂作邑於是也
不長夏以革者何曰程子曰言人之惡不及於長
大者而皆化也惟崇國不悛是以臨衝伐之耳
若曰因譖已於紂以爲仇方而伐之者則文王對
怨君父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美德及鳥獸
昆蟲焉穀曰序不及辟雍者何曰言文王之靈
德始自髦士次以及民至于鳥獸昆蟲也鳥獸昆
蟲且及其民與士可知矣故曰於樂辟雍作靈臺

而民始附乎曰泥矣因靈臺之作而見耳是故民不附臺不作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弘學曰下武之下作文如何曰下對三后在天而言武王在下也故一章言能對先后居君位也二章言能繼先德成君道也三章四章則言爲法於當時五章六章則言垂法于後世然皆不外于孝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者何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曰文王始耳故

一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志也二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實也然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非有譖與私也故三章四章云爾也由是至武王之世四方來同於豐功也無思不服於鎬德也然鎬京之宅皆出於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脩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不徒爾也芑有宿根以興子孫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祖學曰以歸肇祀則后稷始主國而祭祀乎曰非也此方言始祀后稷以配天而又言

后稷主國始祀則誤矣且八章后稷肇祀即應以歸肇祀猶曰肇祀后稷云爾若曰后稷自祀則邛盛於豆者何邪且誕我祀如何與邛盛于豆非一事乎又庶無罪悔言于文武以後之王則可言于后稷則不可故一章至三章言后稷生之異也四章至五章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也六章至八章皆言祀后稷以配天耳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註謂祭畢而燕者奈何曰此則大射禮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

射射畢又燕今此詩一章二音言燕也三章言弟也四章言又燕也讀儀禮斯知此詩曲盡其節也仁及草木者何曰因牛羊勿踐行葦見之耳內親外事不亦已析乎曰互言也養老乞言之謂何曰古之燕不徒然也猶曰示我周行耳毛曰曾孫成王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世輔曰何以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乎曰吾於既醉知修身齊家之爲大也夫一章之景福二章之昭明三章之高朗今終皆言其獲福至六章七章八章

始指其實耳然其本又在四章修身以攝威儀五章齊家以有孝子也修身而曰朋友攸攝則王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齊家而曰孝子不匱則王之群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故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鄭玄曰君子斥成王也言成王之臣所以相攝佐以威儀之事者皆有仁孝君子之行也孔穎達曰是詩也皆乘其末句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以爲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曰朱子必有所受矣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劉銑曰神祇祖考安樂者其即公尸見之乎曰然夫君子如不能持盈守成而欲公尸福祿之成爲下崇以無後艱不可得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鳧鷖之旨也故成不廢也爲不捨也下若自天而降也崇若自下而尊也無有後難即恒如是耳福祿之謂何即燕可見矣毛公曰言太平之君子非獨成王鄭氏曰水鳥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集傳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也

假樂嘉成王也騰遠曰以爲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
非歟曰雖則公尸亦美成王也蓋美成王之令德
宜於民人以及子孫也願之也舊章者何曰猶後
世子孫言之即宜民宜人也故子孫率宜人之章
以由群群率宜民之章以爲民之攸暨也晉平公
賦此以享齊景鄭簡則溢美矣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者何曰一章言遷豳之
故也二章言相邠之地也三章言勞邠之居四章
言禮臣之體五章言仁民之政六章則舉始終而

言也是詩愛而不威勞而不怨隨處而安和而不
流兵農有制而不偏宜乎從之者如歸市也書曰
克篤前烈亶其然乎君宗之謂何曰君之則尊卑
有體而新都之臣各有所統宗之則親疎不亂而
流離之後各有所屬故雖燕不素也其軍三單者
何曰單無羨也猶曰單三軍而無餘卒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天親有德享有道也瀾曰
天親有德而曰民之攸歸攸暨何曰天人一理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此何以爲興乎曰行潦饕餮
污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污者亦可潔用之君子

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
矣行潦壘既貴賤不等也然挹彼注茲賤者亦可
貴用之君子與民尊卑懸絕也然豈弟以親之則
爲民歸墜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仁曰何以
亂言車馬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其
卷阿乎故一章言作歌之地與其時及其人也地
則卷阿時則南風人則豈弟可以矢音矣二章至
四章祈王之福也皆主盡性而言盡人道以如先
公之終撫地域以主百神之祀膺天命而有純嘏

之常也五章至八章則言所以能致此福者賢君
能使君子爲四方之則與網上以媚天子而下以媚
庶人也九章十章則言所以能用賢耳苟君子車
馬忍不能予或與之匪人則彼鳴高崗冷梧桐之
鳳凰豈可留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商經曰同列相戒之詞非歟
曰鄭玄曰安定國家爲王之功也故以爲王休無
廢始時勤政之功以爲王者之美也王欲玉汝言
王乎我欲玉汝也故寇雫之行皆詭隨之人也縱
之者其在王乎故一章二章言害王功三章言害

王德四章五章言害王之政云刺厲王者允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祖學曰朱子說責同列如何曰以
考七章則不合鄭氏訓帝天皆指王柰何曰以例
八章則不通知其說者一章之大諫本之臣下不
爲屈三章之同僚托之君上下爲僭然則上帝板
板實指王也直而婉詳而不迂誠而憊借責同列
以刺王其忠臣節士之辭乎故一章至四章言王
言之乖也五章言王行之迷也六章言天之牖民
孔易而王之言行如此是自辟矣七章言王不能
用人也若是者蓋皆不以天之難蹶震懾怒渝爲

畏耳是豈知出王游衍上下一理者哉是板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者何曰酒之禍人國如此其甚

乎貪暴之人安能而不至也故一章言厲王爲君

病威鮮克有終也二章三章言由用疆禦培克寇

攘之人也四章言若是則何背側陪卿之有五章

則言其所以然者皆由王之縱酒背義耳六章言

若是以曩及于內外而將喪亡也七章八章言

喪也蓋不特滅德而弃賢并典刑盡廢之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註專言自警者非歟

曰若是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也且其曰四國
順之用邊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罔敷求先王者皆天子辭也蓋本為刺王之詩其
後用以自警耳是詩也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備
矣故天子廢之則為厲王諸侯用之則為武公故
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
係之大也三章言今不然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
言若是故天之降災如流泉淪胥矣是豈可不內
修政事外振威武哉如此者必自修身始言行者
修身之地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慎

行也九章至十二章責王不聽言也其喪國也必
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琬曰何怨之深乎曰天人胥割
矣故一章舉言大亂而憂也二章至四章言其亂
在征役之苦民無所措手足也五章言救亂當用
賢也六章至七章言賢者既不見用避亂在稼穡
而又遭蟲賊也八章則言人君之自用九章則言
朋友之相譖十章至十三章申自用之意十四章
至十六章申相譖之意嗚呼內自用而外聽反覆
之譖人賢者其能留乎是以若是其亂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反正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何以既喜于王化復行而又憂也曰憂旱而至於夜禱不誠而能之乎雖有飢饉可且忘矣故天下喜也然怨天之意多而責已之意少其斯以爲宣王乎一章舉言祭神之周也二章三章言天地先祖之祭也四章五章言群公先正之祭也六章言方社也可謂靡神不舉矣七章八章則言靡人不昭格也於群公先正又言父母先祖忍予者何言不得群公先正之助皆父母先祖忍予也其曰旻天俾我遯旻天不我虞者言祭群公先正方社甚誠而不享天曾亦不我知然之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馬弘學曰此封申伯而言甫侯者何曰高之也言與甫齊名也故一章言申伯生之異也二章至四章言召伯定申伯之邑田宗廟也既定則可錫之以往矣故四章及五章云爾也既錫則可餞之以行矣故六章云爾也七章言申伯之材八章言申伯之德宜乎其錫而封之耳民功曰庸因

人情而爲治也世執其功申伯之功皆謂是也往近信邁誠歸式邁皆離別之至情耳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亦有序乎曰一章言仲山甫之生異凡民也二章言德三章言職四章言以德修職也言外明邦國之若否內知事一人之匪懈也五章申若否之意六章申匪懈之意七章言往齊之事八章言還齊之事夫往齊而曰每懷靡及曰王命即明若否也還齊而曰式邁永懷即存匪懈也清風之誦其意在斯乎言可悠久而懷思也彭彭盛也駉駉堅壯可久也

此馬出入之異詞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轂曰何獨韓侯曰以見百辟也故一章言韓侯受命爲諸侯二章言入覲而錫三章言將歸而贈四章五章言爲王室懿親六章言爲大國之胤宜其錫予如此之盛也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者何曰江漢之志大矣文武之墜緒一朝而舉之非有松高烝民韓奕之文事者不能也故一章言始伐二章言成功蓋兼始終而舉之也三章四章言伐之故也伐之故者下則疆理南海以安民

上則是似召公以輔君也五章言錫命召虎六章則召虎答王命皆勒于廟器之辭也武臣答天子曰矢其文德可以知中興之故矣然則文德及令聞其天子萬壽之本乎責難之辭也

常武召穆美宣王也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商經曰何言乎常武曰威而不猛敬而不懼安而不徐仁而不縱一張一弛其武之經乎故一章言王親命太師皇父也二章言王使內史尹氏命司馬程伯休父也命皇父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休父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出師之本

意也而後可以言行師矣故三章四章言武勇五章言節制六章言王道夫整之以三公戒之以六卿總之以天子奮之以武勇守之以節制本之以允塞之猶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何有於徐方然則王猶其常武之實乎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編曰何言乎大壞曰瞻仰可謂孝慈矣夫人為婦寺所惑者縱不為事省若上念其父母下念其子孫猶不痛心而改圖乎一章言天降蟲賊小人以為罪罟大厲也二章言小人攘奪罔民真罪罟不收也三章四章言用小人之

本乃褒姒也五章六章言既用小人善人所以云
亡也七章又望以改行無忝皇祖以穀其子孫也
如是之人而猶望以改之曰藐藐旻天無不克鞏
况小過者乎是詩之厚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繼祖曰何言乎召旻曰或以閔召公而名
或以對小旻而名然而召閔憂深而慮遠矣何以
言大壞如瞻仰也曰瞻仰言其內召旻言其外內
有褒姒而後外無召公之臣也故一章言天降喪
亂飢饉民卒流亡三章言致此者專由用小人孔

貶君子也故四章言亂如旱草棲苴耳五章言亂
如此小人不替而且引長何也六章言亂本也七
章言棄賢棄賢所以助亂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穀曰毛萇曰成洛邑攝政五年即洛誥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者然乎曰然對越奔走者何曰言此

敬和之顯相盛容之多士皆身有文王之德如執

持然足則奔走於廟心則對越乎天也若是則文

王猶日月照臨緝熙敬止之時豈不顯承而不厭

斲於人乎斯廟也真於穆而清淨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者何曰太平之世可制作也

告文王者其制作之源乎故毛公曰告太平周公
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
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以明六年制作禮樂也孟仲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其謂是乎
言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遂以此嘉多之道遺
我子孫子孫當收受以制典法雖其後亦當篤厚
世守之不忘也鄭玄曰溢盈益也言美道饒衍於
我也其說又備以假爲何溢爲恤者何曰改經而
訓恐未然

維清奏象舞也璽曰毛公曰典法也象文王用兵時

刺伐之法者何曰此或不然夫維天之命旣爲太
平告文王以制作則典者即周官之制作也周公
不敢自居又推所自曰文王之典也言維能清白
文王之法故自始祭文王至今用之有成而太平
也斯典也皆爲治之法象即天之垂象也其周之
禎瑞乎

烈文武王初政諸侯助祭也弘學曰朱子之說是詩
者如何曰善矣但其所謂勸勉者當自無封靡始
也用人尤其要焉耳以爲人道者亦似重出也封
大也靡侈也戎兵也皆經訓之常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鳳儀曰何曰言太王自諸侯而創有王業也天作者猶曰天造也荒奄有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何曰郊祀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也以文武配之而言成王不敢康者何曰求享文武也毛鄭常昭先儒之美者也訓成王為成君道非歟曰其說已泥矣叔向言道成王之德者何曰道成王之德正以慰文武之靈耳如曰祀文王詩也則昊天成命肆其靖之及不敢云者非文矣朱子及歐陽子謂為康王以後之詩者何曰然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玃曰何言乎明堂也曰蓋祀

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也於牛羊不敢必右享於儀式刑文王之典必其右享者何曰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也儀式刑文王即畏天之威矣故牛羊儀式刑以互文也晉韓宣子賦此以答鄭之六鄉子產及五鄉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其猶知儀式刑文王乎朱子曰禘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

時邁巡狩祭告柴望者何曰此武王既克殷而巡狩也其右序以下即昊天子之之實乎故右序以下言武也昭明以下言文也始而用武以震疊諸侯

懷柔百神則非黷武既而序在位之臣用文德之士以保之則非懦信此乃武王之事周公之作也鄭康成訓求美德之士者是也訓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者非也以此爲九夏之一名肆夏者何曰朱子曰因時語而命之者或其然也

執競祀武王也輔曰何以曰不顯成康曰猶前言成王不敢康之意也蓋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則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可享之矣旣不以爲祭三文之詩文不以爲成安人之功者何曰天子有廟三君而一詩祭之或無其制毛鄭成

安之訓又已泥矣傳以此爲昭夏一名遏

思文后稷配天也玃曰鄭氏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惟后稷之功能配天者如何曰觀帝命率育即后稷之率育耳是豈非配天邪國語以此爲納夏一名渠也然則清廟之序何以後思文曰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多祀文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太王曰天作也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多祀武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后稷曰思文也文王未有天下止推其本至肇基王迹者武王已有天下則終于所自出之帝也

臣工諸侯助祭造於廟也懷仁曰何以遣乎廟曰遣于廟而戒以成法惟在農事耳方暮春而求新畬之地何曰猶今麥將熟而治種禾之地也曰奄觀銍艾者急辭也蓋無一日之可暇矣迄終也終一年而大有也言既割麥又割禾也順天時而勤人事故曰王齋爾成也來咨來茹者何曰來猶格爾衆庶之意即咨如成法也成法又何待于茹乎曰更新之始也之皇之也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綏曰何也曰言人事勤于下則天意感于上矣何獨言私田曰自上下下也

故蘇民曰民曰雨我公田君曰駿發爾私上下交相愛也而敕梁子亦曰私田稼不善吏之責公田稼不善民之責

振鷲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衢曰毛公謂二王爲祀宋如何曰漢氏謂專言宋者似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雖皆封之而其修禮物承先統作王賓者獨宋耳若皆以爲客豈惟杞杞祝薊焦陳不勝其繁亂矣在彼無惡以下美之也亦戒之也庶幾以

下一句讀

豐年秋冬報賽也衢曰祈豐年而曰烝畀祖妣者何

曰見先民之以孝穆神也降福孔皆者何曰猶純
嘏之意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劉銑曰何也曰其禘祭乎
有瞽以下言作樂之人也設業以下言作樂之器
也嗶嗶厥聲言作樂之和也在周之庭及永觀厥
成云何言斯庭也非復商之庭矣我周之庭耳時
王不能修德行政服諸侯而守先業則庭也爲他
人所有客雖欲一觀其成且不能况永乎先祖其
奚聽之邪既曰既備乃奏又曰簫管備舉者何曰
簫管人手所執非可先陳也既曰嗶嗶厥聲又曰

肅雝和鳴者何曰嗶嗶大也肅雝則其美耳言聲
嗶嗶而肅雝也皆主祭和敬之德音也

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者何曰夫滌沮先祖初有之地
也今固取魚以薦不孝守先業也能之乎是足以
介景福矣鮪薦于季春則鱄鱄鯉與鱣當為季
冬之所薦乎曰然

雝禘太祖也弘學曰毛公曰禘大祭也太於四時而
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也云何曰其以文王當百世
不遷之主乎故孔氏曰文王雖不爲始祖可以爲
太祖也宣哲惟人者何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

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
克昌厥後者何曰即與祭者皆文之宣哲文武之
所致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何曰此蓋成王初政諸
侯稟度因以助祭耳辟王者成王也曰求厥章者
諸侯遵其政也不異武王時之度矣龍旂陽陽休
有烈光諸侯有德也不異武王時之道矣故成王
率以孝享乎昭考能綏我眉壽多福多祜純嘏也
祜即福也多對少之辭純嘏則無不備不止多而
已有眉壽而後享諸福也緝熙者欲諸侯常守其

章永有烈光也不然其何以孚昭考而望純嘏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商經曰白馬殷尚也而曰亦
白者何曰可以見人德之白矣故淫威即白馬姜
且之儀狀也降福孔夷見彼無偏僭之嫌而我無
厭射之心斯人也不可以繫馬而追綏之乎淫大
也

武奏大武也祖學曰毛公謂周公象武王時之舞而
作者然歟曰然故禮傳謂武王所作者朱子亦辨
之也耆定爾功無競惟烈也勝殷遏劉即嗣允文
也若是則文王之文非不武武王之武非不文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者何曰毛公謂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然於文王緝熙敬止之狀武王繼志述事之實皆見之也成王不學也而能為是言乎皇王云何曰疑專言武王也前既言武王之繼皇祖故成王繼序思不忘武王耳不忘武王即不忘文王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者何曰成王免喪始訪群臣而以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為言其知治天下之本乎則其所未艾判渙以及多難者亦可以免矣故曰以保明其身保以安言明以德言末文以質言判渙

以學言多難以三叔武庚言庶以朝言家以宮言敬止群臣進戒也璽曰朱子言維予小子以下為王之女辭序何以獨言進戒也曰進戒可以兼之也群臣言天而成王言日月者何曰日月之行所以不違天也

小忠嗣王求助也士華曰辛螫維鳥集蓼皆一事乎曰然疑奄與淮夷徐戎甫叛之後所作也然皆不謹小而疑周公之所致也故成王深悔乎耳是故辛螫我莽之也桃虫我信之也于蓼我集之也皆其自取耳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士華曰
朱子以爲未見有所報者然歟曰振古如茲豈非
祈乎殺牲而續古人豈非報乎且此或古昔所
傳也若說詩者必以詩中文語名篇亦已泥矣彼
酌與賚般又何嘗取詩中字也即今之詩亦有不
涉題者而况於古乎故小序不可輕改也載芟之
言不亦復乎曰載芟二句言耕也千耦二句言耘
也侯主以下言餉也兼耕耘而言之也有畧以下
申耕之事遂及其稼矣厭厭其苗申耘之事遂及
其穡矣爲酒爲醴以下則言祭祀賓客養老耳皆
所以祈其如此也良耜亦有序乎曰大抵不過言
耕耘所獲以報社稷乎其饗伊黍亦兼耕耘而
言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盛德曰何以言
靈星曰靈星且有尸况于宗廟乎夫高子疑孟子
時高叟也而猶釋詩序焉故曰詩序其來遠矣告
濯告充告潔者何曰禮也儀禮有此文或曰靈星
門名此祝祭于禘之意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劉銑
曰何以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曰先祖以酌而

取天下後王養天下不外乎師此酌耳嗚呼此制
禮作樂於成王周公之世猶純熙而用大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云何曰天命武王綏萬邦
屢豐年如此之匪懈者蓋以其初桓桓武王保有
熙賢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乎天故皇天始
使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眷之如此之匪懈也君誼
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咸劉厥敵昭武王惟
冒其是詩乎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與善人也衢曰傳
以爲頌文武之功者何如曰此或武王時之詩春

秋傳編以爲大武之三章者自後世而云也故書
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其本皆文王勤止之所
賚也然則諸臣受封賞者愚繹文王之德而報之
不亦宜乎是武王之意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編曰何以云般曰般猶般
桓般樂也夫周王巡狩莫時之對斯以爲般亦異
于後世之般樂佚遊者至稱故曰般其太平之盛
乎所以終周頌也或曰般亦周遍之意也允由翕
河者何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
可知其位矣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魚入尊之于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士昂曰四章之思奚
不同曰一章廣也二章遠也三章篤也四章正也
本也是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力篤則馬雖倦歇又
奮作正則馬無不可徂也皆思伯禽之法所致也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德盛曰夙夜在公而飲
酒奚其道乎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亦辨治政事
也故下兩章止言夙夜在公以兼明明也蓋在公

有時而飲酒也其或祭畢之燕養老之禮饗賓之
事歟然頌有歲以福民有穀以貽子孫則亦莫非
明明之致耳矣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世輔曰泮宮主文而言獻
功以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故一章言往泮宮
也二章之仇教三章之順道言修文也以言教也
四章之德孝言本也以身教也以下則皆其效耳
皆修文之致也然虎臣以將言也多士以群帥言
也徒御以卒言也飛鸚之興言淮夷亦夫人之心
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編曰其序柰何曰自
闕宮有恤至土田附庸言魯之所以有也自周公
之孫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僖公祭祀而獲福也
自公車千乘至復周公之宇頌僖公修戎事西懲
荆舒東來海邦淮夷南荒徐宅故居常與許能復
周公之宇所以克享先祖而獲福也自魯侯燕喜
至黃髮見蔭言僖公安處善樂循理以修其身遂
能刑寡妻順父母以齊其家宜夫人庶士以治其
國期常有邦國也徂來之松以下則言僖公作廟
之美以安先祖所謂闕宮者宜乎其然矣皇祖謂

群公然歟曰言於后稷之上者即后稷也言於周
公之下者即周公也群公不言可知矣郊廟之祭
奚別乎曰龍旂承祀至享祀不忒總郊廟而言也
皇祖后稷至降福既多以郊言也周公皇祖二句
以廟言也然是事也在詩魯人之所頌在春秋則
爲夫子之所貶也壽而臧者何曰壽而不臧苟生
耳臧其考終命之謂乎三壽者何曰鄭氏三卿之
說其有所傳乎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
三壽與試者何曰言其壽皆以黃髮合背爲驗也
俾爾昌以大以下不亦復乎曰申言昌熾壽富黃

髮台背者萬有千歲如一日也其下三章乃其實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璽曰那音柰何曰言和敬也故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鞀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丞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

烈祖祀中宗也穀曰詩首稱烈祖末言湯孫而以為中宗者何曰其以及爾斯所乎爾蓋止中宗也若以爾為今王則於文未有貫也祀中宗而言烈祖究其本耳其下云何曰既載清酤以下言王祭者之和敬獲福也約軹錯衡以下言助祭者之和敬獲福也其曰湯孫之將者猶曰皆湯之孫而奉祀親之也豐年云何曰有豐年使諸侯備物以來儆來享耳安知爾為中宗乎曰序必有所受矣

玄鳥祀高宗也奚謂乎曰自玄鳥以至武丁孫子言高宗之所以盛也言自湯至武丁孫子其諸王受

命不殆者惟武丁耳武丁孫子以下則其所謂不殆也是故四海諸侯皆建龍旂承大糝來假祈祈以至於邦畿非武丁不殆能致是乎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者此也

長發大禘也衢曰何言乎相土與阿衡曰商所以始有者契也繼之者則相土商所以大成者湯也輔之者則伊尹是詩禘其祖之所自出伊尹其從與享之也叙湯之事如何曰三章言湯德獲天以受命四章五章言湯政得人以受祿其政則兼乎文武皆所謂式於九圍也式於九圍者已有天下乎

曰未也言天下諸侯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來取法而足有百祿皆帝之所命也至六章九有有截始言有天下也不震難竦如何曰言除惡之當也蓋所謂奏勇也何以先伐韋顧昆吾曰此助桀爲惡者伐此三蘖桀可以自警而悛矣不悛焉斯伐之也

殷武祀高宗也其義云何曰一章言伐荆楚也二章三章言當伐之故外而戎狄內而諸侯莫可抗王也四章言能伐之美也不懈稼穡賞不僭也不來享王刑不濫也故五章則言中興之盛耳末章言

祀之也言其寢廟之盛以見可為不遷之主也
靈安異乎曰言聲名洋溢而神靈昭灼皆可畏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六終

